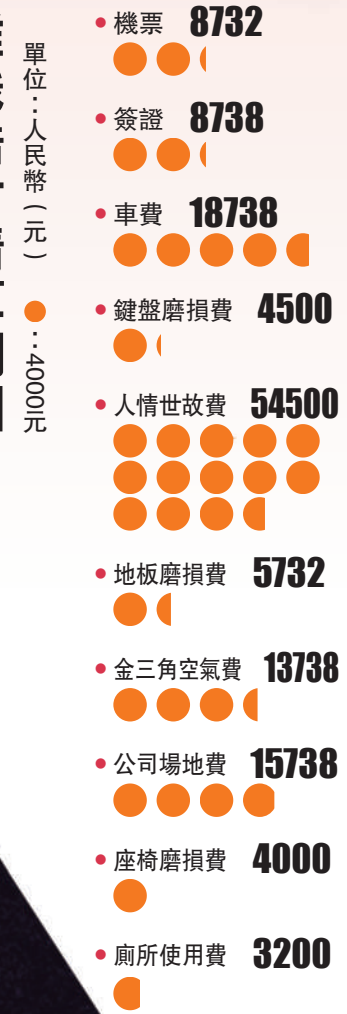


網傳電詐組織

離職賠付清算明細 (節選)



今天不回家：拜託電騙組織替他找個對象結婚

絕望真相 作為內地較早參與東南亞詐騙園區救護的志願者，反詐博主健哥(化名)表示，「現在我只接受警方等相關政府部門的協助要求。」一方面是因為救護過程存在一系列敏感法律問題，另一方面則是因「參與救護也存在一定風險」。

人找到了 贖金退我行不行 2021年，有一對父母聯繫上健哥，請他去柬埔寨幫忙把他們身陷詐騙公司的兒子安全「弄出來」，健哥為此聯繫了柬埔寨的警方，經過與詐騙公司的協商，由這對父母支付「贖金」，詐騙公司收到款項便把人放了出來。等到他們的兒子順利回國後，這對父母卻反悔了，要求退還贖金。最終，在中間人的勸說下，為了息事寧人，參與救護的幾名人員只得自己湊出一筆錢「還」給了鬧事的父母。「相當於我們



電騙血與淚

直搗魔窟，連根拔起。隨着中國執法部門與緬甸政府相關部門開展聯合執法，搗破緬甸果敢自治區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「明氏家族」，抓獲多名犯罪頭目，果敢的「電詐清零行動」有序推進。在喧囂的果敢老街，白色的遺送大巴醒目地寫着舉報電話。知情人透露，「現在果敢全

境的詐騙園區已解散，所有詐騙園區裏被困的中國人都能回國。」曾幾何時，對於電詐從業者而言，「回家」二字意味着高昂的「贖身費」——要想贖身就要騙人，若不騙人，就得付清贖金，瀕臨傾家蕩產。在電信詐騙的罪惡世界裏，血與淚匯聚的長河不見盡頭，被困在電騙人肉市場囚籠的「我」，因業績不佳被轉手賣掉了十多次，無錢贖身，就是永不超生。

大公報記者 蔣煌基、曾萍

恃欺強欺

電騙囚籠人肉市場「我被轉手買賣十多次」

天價贖金 永不超生

「東南亞近期最熱鬧的就是緬北了，緬北果敢老街四大家族，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賭場和詐騙園區，每個園區都有豬仔被關押，被迫上班做詐騙業績。」身在緬北某詐騙公司的阿東，當初是被自己的親表哥騙來的。與他不同，表哥當年懷揣着賺大錢的夢想前往緬北，然而卻因「業績不達標」成了公司裏的「困難戶」，隔三差五被體罰：三天小罰一次跑步或俯臥撐，十天大罰一次「電療」（被電棍擊打），「一天只有24小時，在這裏每天上班就要工作16小時。」

久而久之，表哥受不了折磨想「辭職」回家，卻被組織索取200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的賠償金加贖金。組織說，如果沒錢賠付，就「幫忙叫人來公司上班，按人數收取人頭費」，從身邊人下手，阿東因此成為了表哥「贖身回家」的「指標」之一。

豬仔有價交投活躍

健哥(化名)是一位小有名氣的反詐博主，「因為去柬埔寨、菲律賓等地做過救護，對整個行業有比較深的了解。」健哥說，自己所做的「救護」其實就是花錢贖身。像上文阿東表哥一樣被索取「贖身賠付費」的個案，在詐騙園區佔到了大多數。「賠付費」的種類繁多，除了偷渡費（詐騙公司支付給蛇頭的人頭費、交通費等）和日常生活費

（包括住宿、吃飯等消費），還有娛樂費（在園區進行黃賭毒活動）甚至地板磨損費、海景空氣費等名目。「費用多少不好說，差異很大，少則也要有10萬元到20萬元。」

「想在那（園區）生存，用什麼方式都是自己的事。」曾被因詐騙園區三年多的朱阿福說，園區內願意行騙的人鑽研騙術，人脈廣泛的購買「豬仔」發展下線，想辦法生存是園區「叢林法則」。阿福聲稱自己在園區3年多來一直消極怠工，無法完成任務成了常態，「從未有（詐騙）業績」。面對高昂的贖身費和賠款，他則是依靠不斷被轉賣體現出自身的價值，幾乎每到一個新「公司」3個月左右，就會被轉手賣掉，輾轉十多次。

「（園區內部）就是人買人、人賣人。」阿福舉例，某園區有人詐騙技術好，其他園區出價30萬，就能直接把人「買」過去。「整個詐騙團夥直接買賣的也有，業績不好當然也會被賣。」當阿福在今年6月依靠多方力量成功「贖身」時，所在園區內20歲「業務員」的「身價」是18萬元。

跟阿福相

比，「豬仔」阿濤(化名)的「賣身路」則鮮血淋漓。阿濤此前在柬埔寨開餐飲店，後由於疫情等待回鄉時，同鄉文楠(化名)訛稱結伴遊玩把他騙到詐騙園區。到達第一家詐騙組織後沒多久，阿濤偷偷用手機與外界聯絡，被發現遭毒打。見阿濤傷勢不輕，組織急忙以30000美元的價格把他轉賣到第二家公司「脫手」。「現在我已經回國一年了，有時候還是會夢到當時的場景，夢到自己被賣回去。」阿濤說。

血本無歸 差點跳江自盡

每一筆「贖身費」的背後，可能是一個想方設法湊錢「贖人」的家庭，可能是一個以「賣身」來抵債的「豬仔」，更有可能是一個遭遇電詐血本無歸的受害者。福建女孩思思(化名)早年經歷過一段不如意的婚姻，離異後在一家產後康復醫院負責接待客服電話。2021年11月，思思通過客服電話與一名「客戶」建立了密切的聯繫，「客戶」經常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

發布投資理財賺取高額收入的帖文。為了多賺些錢幫助生意失敗的家庭渡過難關，思思義無反顧跳入了「客戶」的投資騙局。「一開始回報應該是很高的，因為那時思思的母親常常會欣喜地自語說『沒想到』。」思思表姐娜娜回憶，接觸「客戶」後的兩周時間內，思思先後向表弟、表姐等人借款幾十萬，通過詐騙軟件匯出。「大家事後才得知她投了那麼多錢進去，她則是直到詐騙金融APP登入不了時，都還沒意識到自己遭遇的是電信詐騙。」娜娜說，當思思發現自己四處借來的錢全被騙走、分毫不剩後，她獨自一人在江邊徘徊了整晚，「差點跳了江。」



「一秒都不想等」 園區跳樓逃生

孤注一擲 一次，反詐宣傳志願者張佳(化名)收到一封來自金三角詐騙園區的求助私信，求助者阿青(化名)介紹了自己的基本情況、所在園區供張佳核實後，張佳幫助他聯繫了其籍貫所在地的屬地公安。「阿青當時在柬埔寨的詐騙園區，可以通過政府官方渠道幫他逃走。」正當張佳奔走忙時，阿青突然失聯了，「通過各種方式嘗試都沒辦法聯繫上他。」張佳和反詐聯盟的成員都很着急，只得繼續努力通過各方打聽阿青的消息。一個月後，張佳突然收到了

阿青發來的消息，他告訴張佳自己正躺在泰國的醫院裏。原來，此前因為急於逃出詐騙園區，在求助張佳之後，阿青伺機從樓上跳下逃跑，墮樓受傷失去了意識，等他醒來時，他已在泰國醫院裏，身上插着大大小小的管子、掛着尿管，下半身失去了知覺。醒來之後，阿青第一時間聯繫上張佳，在張佳和泰國慈善機構的幫助下，他得以在痊癒後安全回國。「阿青第一次求助後，我們已聯繫屬地公安，當然公安要給大使館發函，相關程序需要花費一點時間。但是阿青一秒都不想再等了，最後自己選擇了用極端的方式逃走。」張佳說。

大公報記者 曾萍

資料來源：界面新聞